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九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三

荅錢辛楣詹事書 丁酉

方今學博而行醇蓋未有出閣下右者每以不獲常奉
教爲憾自聞讀禮家居道里差近而文弨徒爲廩粟所
縻不獲走唁寸私缺如大著金石文跋尾願見久矣今
承見示欣喜疾讀歎考核志精實有前人歐趙董洪及
本朝顧氏朱氏之所未逮者文筆雅健持論極純正皆
有益於世教文弨見聞寡陋一旦獲此幾如貧兒之驟
富矣頃讀左氏傳見陸氏釋文熒陽竝從火且明辨之

云從水者非而今本大半從水學者雖見釋文究亦莫知其何以非也今得尊跋熒陽太守元寧記而始了然矣古一字有數體如紱黻芾三者實一也而易書詩各異句文固有不盡畫一者石經叔亦作𠄎孺亦作孺而今本皆祇作叔字孺字矣宋張淳儀禮識誤燕禮內宴字淳從監本定作宴後來校者復議淳爲非是今觀唐張琮碑亦以宴爲宴也五經文字宴宴二字並載云上說文下字林說文大段當遵而亦不可過泥然如據之爲攄泰之爲泰又不得以古碑刻有之爲解矣勅字古多作勅韓勅碑或讀如賚予之賚而尊刻徑從說文作勅莫當仍依碑刻書寫否高植誌跋云渤海滌人後又云此碑以菑爲條如

後所云則滌人似當作篠人也至以菡爲菡之語以前
後較之例亦似有異同如衡方碑跋云以寬慄爲寬栗
聲香爲馨香之類與洪氏隸釋語勢正同至司馬紹誌
跋云以驟爲騶以休爲休及高植跋中語似皆變例也
莫亦可兩通否他如召邵哥歌克尅贊讚之類經典及
諸史類多通用似不必以爲異文此詹詹者何當於尊
書之輕重而少有見及不敢蓄疑如其非也幸有以教
之母以莖扣之微而不爲發聲也且尙有欲求教者韓
勅碑什言向誤釋爲斗言尊跋以爲卽十言之教可謂
精確無與易矣近讀左氏定四年疏亦引十言之教而
有疑於疏之所云焉疏云乾坤雖是二字亦一出口乃

得言之故謂之一言所云乾坤是二字者將謂伏羲時
已有重卦故云爾耶抑別有說耶至楊大眼造像記中
儼字江都汪容甫以爲卽旅字以字形審之良然愚於
金石文字向來殊未畱意不過從薛尚功董彥遠洪景
伯諸家涉獵耳然其書傳寫多譌與本來判然懸絕者
有之吳門朱氏有隸釋寫本較勝於刻本乃爲一妄男
子所塗改以一二石本證之始知其大謬也此地有樊
君軫亭者聚古碑版甚多身歿之後盡爲有力者取去
矣溧水有漢校官碑以閣下搜羅之富續得中必當有
此以前書中未見故附呈外先君子詩集一部并呈覽
令弟精小學如鼎臣之有楚金以逼近秋試不敢數過

相濁尙冀異日領教也方言郭景純注而今本與音切相雜廁且顯然有後人語附益者觀爾雅音不混注中則此亦宜有界隔其音以指物指事爲喻者當出於景純與山海經之音政相似其加翻切者恐皆後人所爲不知曾爲釐正否

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己亥

文昭拜白辛楣先生閣下友朋來自金陵者咸云閣下之於僕曲相推飾人有異論輒拄其口使不得發此自是謙德厚道之所形聞之彌用自愧閣下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楷模得師若此允無聞然深爲一方士子幸矣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

指摘彌復切當源流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欲殫著書者緝綜之勞而并慮後人紛更之失致揜其前美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卽僕向來持論亦然然於此書反覆攷核瑕疊甚多若遽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間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簿可徵確乎不謬今若欲仿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爲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畧云兗州又河閒孝王開傳云封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則當竝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畧云冀州夫州之爲境也遼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

以相由蓋何所當乎且攷章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爭之下署云陳州卽郡國志竝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字若以愚見揆之陳字亦不可畱蓋淮陽之在前漢本爲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今爭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

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
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但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
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兼
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又
誤以茂曾爲兩縣之侯也夫旣明日鄉侯而可曰縣侯
乎卽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畫一愚以爲不若并州郡而
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蠡吾侯翼一段閣下校
勘極細足以正熊氏之謬然猶以爲當仍其舊愚意頗
似有所未安蓋翼爲河間孝王開之子出後平原懷王
勝建光元年貶爲都鄉侯遣還河間則此以後事仍當
以翼係於河間之下本末方得具明所受蠡吾之封則

父開請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
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卽後桓帝封兄顧爲平原王
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熊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
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
乎而追尊顧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
匪細後人將於此置喙焉而可輕徇乎至若始封之君
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
之上乃齊武王縯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
縯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以與嗣仲二王乃始封也
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
封縯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與則書曰紹封攷建武十

五年方追謚續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率意妄造者乎又魯王興後徙封北海子孫訖於漢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皆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熊氏旣皆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闕文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福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表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嘗與熊氏分過矣又有安眾侯劉宣卽安眾侯劉崇之從

弟襲封爲侯者又慎靖後劉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竝置之異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宐徑削之也他如漢澤侯鄧鯉曲成後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竝遺之若按韋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唐宰相世系表亦尙有可補者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舛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王陸之子如威如毅皆綴於其叔父之下此類更不可枚舉若一切因循不但爲無用之書反慮其足以惑亂視聽質之鮑君其意亦欲仍舊而附駁正於其左如集解索隱注史記之例旣完然爲熊氏之

書而又不可以其誤誤後人洵兩得也但如同姓入異姓之類不識可改歸否閣下尙有以明教之

荅汪容甫

中書 丙申

九月八日支昭白容甫足下今世可與道古者極勉足下年方壯盛而專精古義此已能不囿於流俗矣惜相隔百里而遙不能朝夕見以策我之頽墮意常缺然承示儀禮逸注一條并以所錄孟子章指全本見寄使得補足以成完書誠大快也在辛巳歲從吳友朱君文游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趙注孟子校本獨末卷缺章指於意終未慊也今相距十有六年而始得之幸目力無大減尙可一手瞻寫不假他人晚境之樂無過此

矣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案注
但云丑曰伯夷之行何如下又云言伯夷之行不與孔
子伊尹同道也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上舉諸賢以
爲問以其同出聖人之門固無嫌竝舉也若伊尹之與
伯夷則有辨矣如復雜然竝舉以爲問不漫浪乎其爲
後人所增入明矣其他如西子章注惡人醜類者也趙
氏必本是醜類以形近而譌爲類也滕更之在門也章
注宐荅見禮定當是宐見荅禮而倒其文耳此皆斧季
本所未校出者足下之本尙有遺漏一二處則以墨筆
識其旁斧季過信宋本於其字之沿俗體者亦復規規
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足下之見疑矣孟子全冊今先

奉還其儀禮尙欲細看一過再寄上聞近著小學一本古訓補蒼之亾作雅之翼拭目以期蚤覩也

荅沈南雷

世煒

禮部書

丙申

歲前接手書并錢鵠雲觀察書皆索僕所校查初自先生蘇詩補注云香雨太守欲會合王施兩家共成一書此正人人意中所共欲其如是者不可不憇慮成之弟前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見有此書底本實勝今所梓者如昔賢名甚著者大率舉其官封邑里或字或號而不直斥其名如杜稱少陵韓稱昌黎之類是也今本乃一一名之矣此在館閣奉

命編纂例當畫一若私家所著政不當爾又其校對疎

略譌脫甚多而本所援引亦閒有誤者不揆荒陋輒爲
通部校正其義可兩通自當從長鄙說列在簡端可具
按也然掃塵之喻深歷而知其信然今因索觀復稍稍
檢點遺漏尙多安敢卽自信爲善本向於施注不過涉
獵而已今觀其中所引亦有甚失本文之指者恐此書
亦大須商榷若王注則向未曾儲昔人訾謗已多但當
精擇其善者耳噫自著一書固難卽會通良亦不易僕
嘗欲取史記三家注而加整理之使同異不相淆蹉跎
至今竟不能就今聞初白翁賢後人有此舉喜而躍躍
欲觀其成僕雖恐以疎駁貽嗤何敢靳而不出但此閒
別無副本兼朝夕更欲檢尋今寄在舍弟處令親可令

一人就鈔之不至稽遲是所望也

荅朱秀才理齋續書已亥

讀來書陳義甚高夫雜學不如經學而窮經之道又在於研理理何以明要在身體而力行之時時省察處處體驗卽米鹽之墳寢席之藝何在非道卽何在非學正不待沾沾於講說論議之爲功也姚江勞餘山先生性行誠篤所學一本程朱布衣無尺寸之勢而鄉人望而生敬薰其德以勉爲善良者比比也先師桑張甫先生少年豪邁不可一世而獨折節於餘山以所著示先徵士敬甫府君府君署其後自稱私淑弟子府君弱冠之年著有勸行篇一通悼時之易失而行之不可不自力

也其言剴切深至當先師設教大梁之日嘗寓書以倡明理學相期亦如足下所以命僕者然愚意則以爲講學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實則惟視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盡卽今之課舉業者亦不可不謂之講學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貴則不可以之求顯揚謀祿養行義利物舍舉業何以哉學固有自源而達流者亦有自流以派源者今讀四子之書詮四子之理知吾之管窺隙見亦未嘗不可以見天則以知聖賢去人其閒亦邈不致驚爲高遠難至而循循然庶有以相入若置舉業不講而號於人曰吾講學吾講學其不誹且笑者幾何也故與其駭之莫若馴之果有同志之士遺祿利而志道德者自

不必復勸之以舉業然此固千百中之一二不可概望
之於人人矣文昭早離父師之側雖有一知半解不能
闡明勞先生之學而大發揚之竊用自愧今足下讀其
遺文而欣欣然有得焉則餘山之傳人非足下其誰哉
僕向聞前輩語云闕人文字曲爲周旋此便不是修辭
立其誠此語銘之不敢失至於親疎貧富一無異視此
自課童蒙時卽然所謂視吾力之所至以自盡者也昨
在西湖書院見諸生有不衣冠上堂者嚴訓切之蓋士
習之輕佚習浮久矣變之非一朝一夕事也足下所印餘
山遺書必擇其人畀之而後可若分給諸生令各償紙
墨之費恐煩言嘖嘖起矣於人已兩失之意待吾力稍

裕印數百部散之人間以俟聞風興起之士庶淵源得以不墜此誠與足下有同契也欲過面談因一城遠隔不能亟前終當造門奉訪一慰願見之誠耳

與理齋書 己亥

大著中君子小人論三篇窮源徹流剖析既明處置亦甚平允千古有國者之著鑑也此爲世間不可少文字餘持論多正然或圭角尙有未融亦有辨其所不必辨者若肅宗靈武之事宋儒已有苛論然實未嘗審度當日天下之大勢設坐視宗社之淪喪而退就匹夫之小節相從奔竄能保胡越不起於轂下乎卽以身殉亦復難以言孝故責肅宗以後來之不孝則誠不能爲之辭

若其前則天下安危去畱之機閒不容髮固當以其身繫屬海內之望鼓舞羣英共圖恢復之略使鐘虞不移玉步無改而若考得終免播遷之患言孝之大孰大於是昔楚平王執伍奢以召其二子尙與員尙知在必俱死令其弟適吳以圖復讐若以後儒之見相例員固當負大不孝之名而尙縱其弟使逃父之命亦當并蒙惡聲矣論事如此如之何其可乎彼宋高宗亦是後來失策耳若其先不正名定位則并偏隅亦恐不能爲宋有足下於此宐再審也言予一書纂訂極好敬叔載寶一事尙當闕疑又評騭徐青牧先生惜陰錄數條亦極是謂先生此書尙在中年後來進境恐不止此此論殊然

前日當道試書院以可以爲難矣命題見一二朋友作頗以難爲不滿之詞謂其根株未盡容易萌芽耳僕曉之曰論固如是然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弊此是從容中道之聖人卽顏子之克己復禮聖門亦不見有幾顏子所以聖人只說先難只說用力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勉強自是好若以仍然乘閒竊發爲慮則是尙未能不行也詎便許之以難乎青牧先生正從勉強入手者纔有尖不肖自諱如此把捉過去久之亦自會得純熟此書尙須選擇以從精約而先錄其全文者欲不沒其實耳去取之間尙欲與足下面商也曩丁丑分校禮闈得山左一卷決其人必正氣薦後不爲

主者許可將次開牘猶抱其卷上堂力爭竟不能得近數科中未會有此事因此迴國傳聞且謂僕爲之墮淚者後其人來見乃昌樂閻君名循觀果道學君子也再進再黜卽僕亦勸其姑少變文格以諧俗而此君瞿然正容以不能對至丙戌始見賞於識者置之高列得官考功主事三年告歸卒於里中友人爲刻其困勉齋私記又僕當日於闈中錄其四書義三篇今一并呈覽可知因言考行古人良不余欺黃陶菴先生文光明磊落凜凜有生氣彼仲昭介生輩纖碎雕巧自立不住脚跟故昔人云舉業何能壞人人自壞舉業至言哉又切近編者乃先師桑菴甫與沈椒園先生同輯朱子陸清獻

張楊園勞餘山四先生語也觀此可知先師晚年所詣之平易切實案上一筆一硯之外并書冊亦不置惟默與義理相涵泳少壯豪氣詞章宿習刊除幾於淨盡文昭無似不能發揚其道爲媿又所著夜炳錄尙未得見其中必多見道語若見之當爲傳之庶使外人不僅見先生前半截便謂如斯也俟面時罄悉一切

再荅理齋書 己亥

承教皆金石至言敢不佩服吾友詹菴亦嘗以此相規近年來精力遠不如前亦思稍減雜學求息正途矣遠異錄述正論以闢異端足爲吾道干城然異之待辨者以其似是而非也今之習病在無廉恥不講辭章不求

功利不歸釋老而公然無忌憚而不顧聖賢處此不知更何以救之閻懷亭困勉齋記中所云東脩宜從古訓者謂約束脩謹漢人皆如此用色斯舉矣節蓋謂翔而集時也既集矣因其而復作亦時也但下段亦在色斯舉矣中而閻君分之故語驟閱之覺難曉耳齋戒不問疾謂可不問之疾此語析義頗精設若至親而有疾自當廢齋而往問之大夫之祭有齊衰大功以上之喪尙爲之廢況其在齋限內乎愚見如此未知然否江陰楊文定公亦南中之學者也其言行略見於僕所爲傳今呈教其著作只易詩兩種爲門下士所梓嘗見其以中庸解呈安溪安溪細細爲之點定今士大夫有如此暇

豫乎外雜文數首并附覽

理齋君子人也相與不數年而遽死矣無後遺文不知誰爲傳之哀哉

與周林汲 永年 太史書 王寅

文昭再拜林汲館丈閣下起居甚適書言處境之艱此文昭夙所飽諳者殆於不堪回想前見示孔子世家補一書因校左氏傳未畢功久置篋中今始得一讀其考訂歲年行事以正史公之誤誠有足多者又所引左傳昭廿五年萬者二人謂當作二入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後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之四佾而爲八佾故唯有二

八在耳又引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八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無間雅俗皆以八人爲侑也此段二人之誤學者亦多疑之而未
有若此之剖析明而證據確也又昭廿九年傳趙鞅賦
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謂鐵當作鍾鼓鍾皆量名一乃
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爲鑄
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皆以銅未聞以鐵杜氏不考古
制乃云鼓爲鼓橐凡鑄鍾鼎誰非鼓橐者何必以是爲
文耶斯言當矣至若太宰問多能則據列子家語斷其
爲宋太宰鄭人謂夫子其類似堯數語謂假相人而隱
其辭以曉子貢其語頗辨此書誠當版行以垂示久遠

不可任其湮沒也文昭見識淺陋其中亦尙有疑焉者
論語乃孔門弟子所記比之他書爲可信而此書間有
不用者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置之魯哀二年在陳
絕糧則置哀六年接輿歌而過孔子謂歌於孔氏之庭
與之庚謂當作與之度度與斂同季孫使冉有問田賦
一節亦云然不知鄭康成注聘禮記云斂或爲逾則與
庚音正相近考工記作剡莊子作缺其字皆從庚則安
得改從叟以合於斂之音素口反也行不由徑謂徑爲
正直之道以不由徑與非公事作一例且取證於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與夫列子說符之所言以爲徑者譬自
東而中行直達於西也然獨不思夫祭義樂正子春之

所言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乎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亦謂徑非正道也且就其所言以徑爲直以東西爲喻亦未盡其理假如欲由東而南或由東而北則必方折而後可惡能取必於徑直哉漢書載童謠云邪徑壞良田易林噬嗑之未濟云徑邪賊田行不由徑之徑指邪徑而言也非必路之小者也邪徑必小而小路未必皆邪陋巷尙可居小路如之何其弗可行乎文昭嘗觀乎齊魯燕晉之郊田之成隴畝者亦旣耕且種矣而人之取捷者穿田而過以正道爲回遠而不可置足夫是以有壞田賊田之云也滅明則不由是耳更謂舊館人之喪乃顏濁鄒也南宮敬叔非孔子弟子此皆不敢

信以爲然其最謬者乃取莊子漁父之寓言而全載之
何其卑視吾孔子之甚也今當付彫亦不必爲之改訂
唯俟讀者之自爲取舍焉耳此書見示只五冊尙未見
夫子曳杖之辰應尙有一冊在閣下所此閒未移置他
處不宐有遺失今粗校一過仍送上刻成時見賜可也

弟子上海曹洪陶範成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九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四

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庚子

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書相出入者竝折衷之以求其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此書尚有管見所及欲

請正者如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云大

火者星

家諱改

也星中種黍菽糜時也竊意經於種黍句

絕菽糜當作菽糜下所以云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也

其傳之菽糜當爲衍文蓋星中可以種黍見於尙書考

靈耀及尙書大傳等書所言相同若菽則非五月所種

不可以種黍菽連讀而去糜字傳此處於菽糜蓋無釋

也

或云當作初昏大火中種黍大火者星也星中種黍之時也下以菽糜二字作經以記時也三字作傳亦

可備一說保傳篇工誦正諫正當如詩正大夫離居之正蓋

大夫之長也故注於此句下先釋工誦卽云大夫諫之

以義後於瞽史并釋正諫也似不必依漢書白虎通改

正諫爲箴諫及增大夫進諫一句古人作文亦知避就

之法未必疊用兩諫字爲句也又行雖有死不能相爲漢書作行有雖死不能相爲竊意此較漢書爲勝蓋有死二字是成文左氏傳有死無二有死而已此類不一作行雖有死語勢較健似不當反改從漢書也會子事父母篇中有云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足下疑此語有誤此不必致疑也行之者從之也從父母之過如己實爲之而非出於父母之本意然所謂引慝也少閒篇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此下脫一句方本補臣恐其足四字竊所未安前者已略論之矣蓋君曰足則有過於自信之意而臣之進辭也當婉故可以云恐也若君曰不足則但謙讓未皇而已其臣之進辭也當決施

恐字則爲不當故注於上二句云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於下二句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不也一有恐字一無恐字注可謂善體語意矣此愚向所以欲補以臣則云足四字也然不敢卽入正文附見之而已方本專輒改易古字古語多不可信注中引詩節南山但稱節左氏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已有此例矣若伏之與服本可通用本命篇婦人伏於人也卽其證采地之采本作菜晉注疏中多有作菜地者不可謂誤文王官人篇醉言悴也言疑是猶之誤少閒篇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不可二字疑誤倒足下其爲我更審之旣觀足下所校本因并求

官本觀之其中復有鄙意所未愜者以東原之博雅精細與眾人共事乃亦不能盡其長邪曩日曾共校此書其中是者亦棄而不錄何邪今摘其當更定者數條於左與足下共商推之

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云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案語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入人或作人入今從關本文昭案皆曰巢下本作室穴也與之室何也蓋經乃睇下必本有室字故傳作如是解今乃從別本作突穴而所釋者頗失之於鄙俚大不可解與之室作與字爲古與猶許也不當改作謂下當作操泥而就家人

句入內也家人猶今言常人家耳哀四年左傳公孫

翩逐蔡昭侯而射之入于家人以卒漢書中類此者

尤多云入內正以足與之室之義若作操泥而就家

語頗不足既言家又言人參錯複疊亦不成文理似

不當從關本

竊疑室穴也亦當本是室內也與末句正相應穴與內形近致誤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案

語云上初昏大火中說曰星

家諱改

中種黍菽糜時也

謂種黍與菽糜二事皆以星中為候此民事之常記

星中則二事自見故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

此文也矩當為巨夏時以菽為糜乃時食之大關文

詔案上文大火中下本有種黍菽糜四字或脫去耳

今仍其脫而又曲爲之說君子之於幽也不言審經
文本無菽糜而鑿言之云已在經中斷無是理以星
中見種黍之候容可通以種黍必當在此月也以星
中見菽糜之候將非此月卽無菽糜者乎食矩本作
食短關本作閔是月也舊穀行盡新穀未升農民於
此時常苦食短故以菽爲糜菽以佐食之不足非常
食也何大之有記言啜菽飲水史言半菽不飽菽是
穀之粗者故用以爲況耳小正閔而記之故辭之重
如此然則上文本有菽糜二字明甚下附糜角亦再見若食
巨關從未見他書有引用者於複舉之意亦不顯
保傅篇有司齊肅案語云各本譌作參夙今據李彪

傳改正文昭案參乃空字之譌今卽作齊亦無不可
唯夙字斷不可改肅注云齊夙謂三月朝也夙訓爲
早與朝義合若齊肅而直訓爲三月朝不太遠乎

燕度地計眾案語云度各本譌作支今從方本文昭
案度本作支故注云支猶計也後世尙有度支之官
若正文本是度地則是常辭可不加注卽注亦當以
度量爲義不當轉以計字相比況蓋計字之義不顯
於度字故也此亦失之

曾子制言中無忽忽于賤案語云忽忽各本譌作勿
勿據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云勿勿猶勉勉
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君子

終身守此憚憚與所舉勿勿凡三言此篇言君子無
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正與前三言
其辭同其所指則異前則憂其所當憂勉其所當勉
者故曰終身守之若貧賤則在天不聞則在人於君
子何與而何所憂焉而何所勉焉今獨改勿勿爲忽
忽殊不可通

曾子天圓篇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形案諱鳳非梧

不棲麟非藪不止案語云各本脫此十字今從永樂
大典本文昭案此好事者妄增入也本文龍非風不
舉龜非火不形下卽接云此皆陰陽之際也注云龜
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今以鳳麟梧藪間其中

其於陰陽之義何所當乎此之謬妄顯然易見柰何信之

武王踐阼篇王齊三日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案語云各本作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學記疏云師尙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文昭案唐人所見大戴禮偶脫此一句遂斷以爲鄭所加於文義全不考究竟似王奉書而入負屏而立與下言王下堂南面而立皆成齟齬果古本脫去而鄭增成之亦當從鄭況漢人所見本在前唐人所見本在後烏知鄭之時必無此一語乎曩時但以學記正義之說附於後於本文卻不敢遽刪不知何以不見從也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案語云各本以不
仁得之以仁守之今從禮記疏文昭案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正所謂逆取而順守也若創業之君既能
以仁得天下安有忽反而爲不仁者如有之則始之
仁也亦僞耳可曰以仁得之哉且未見夫開創不仁
之主之可以待至十世者也不斷之以理而惟誤書
之是信夫豈可哉

衛將軍文子篇終日言不在尤之內注在尤之外案
語云此四字各本譌作正文今從方本文昭案立事
篇亦有此語無在尤之外四字今以爲衍文可以爲
申殷勤亦可唯以爲注則大不可鄉學究作此語以

曉童蒙尙不爾況作注乎

勸學篇於越戎貉之子文昭案舊本於越竝作于越荀子作干越字形相近前不依荀子而仍作于越者以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于越猶句吳也皆作于字若荀子之作干越莊子淮南亦有之說者或以爲漢餘汗等地是干亦音寒然則各仍其本文可矣今以春秋有於越入吳遂改于爲於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凡舊本作於者官書普改爲于
獨此又改舊于字作於

文王官人篇志殷而淡注殷盛也淡蓋深也文昭案舊本作志殷如淡注淡蓋深字今檢字書無淡字或

古有之而字書失載要爲傳寫已久故注有此語抑
或校書者所加後來誤併入注中今旣改正文作淡
字矣淡與深有古今之分實則一字作注者寧此之
不知而猶疑其辭曰淡蓋深也邪竊以爲當作案語
云淡舊本作澁注末有澁蓋深也四字或校書者之
辭斯爲得之

而與如古通用今
並從方本改易矣

他如四代篇舉然舉卽舉字亦見莊列荀子今誤作
舉朝事篇不補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二語亦不
加案皆不可曉儉墮懈墮卽是惰字乃以爲譌其他
脫句武王踐阼脫脫字公冠立於席及注中脫誤之
處非本校者之失固可以共諒也

與陳立三以網上舍書 辛丑

去年來京師聞友朋閒盛道足下之名卽思得一見論
著爲快時足下方館於圻外今正始相晤於翁覃溪太
史所歡然如舊相識會足下行急文昭亦倣裝將往山
西所懷仍未由得遂別之明日足下惠然畱一文以寵
我行見豹一斑嘗鼎一臠縱未卽大快夙願以視求一
見一嘗而不可得者則固已遠勝矣求益之云辭何謙
也文昭少無彊記之功老而遺忘更甚卽欲効一得於
吾子何有哉承示大戴記諸條凡所證引俱一一可按
不虛足下之於此書功良深矣然區區一隅所見亦不
敢爲足下隱謹條疏如左惟爲我審正之以盡切磋之

訖幸甚哀公問五義篇窮爲匹夫而願富李善注文選
引此作不願富楊慈湖從之足下遂謂當增不字文昭
竊以爲窮而不願富此少知自好者優爲之何必賢人
夫子之所謂賢人蓋進於士與君子之上者也顏子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可謂窮矣而以爲邦問則知
其有志於治天下之道此非願富乎孔子栖栖皇皇日
營四海故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蓋聖賢當其不遇時則瞻一身而猶不足然其具固
在我實足以拯一世而有餘唐詩人杜子美亦似微見
此意者故處破茅中而卽有大庇天下寒士之想所謂
願富似當作如此解若夫以多財爲富此亦非賢者之

所甚惡也富而得行其所欲爲如之何不願孔子嘗謂顏淵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至喪欲速貧則有爲言之有道而貧賤方且以爲恥故貴而不願富可言也卽下所云貴爲諸侯而無財是也窮爲匹夫而不願富此正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天下安賴若人爲聖人亦安取若人爲故愚竊以願富之爲義更精也夏小正四月莠幽幽之爲萋是已莠之爲秀與王荳莠之莠同與莠藿葦之例亦合此無可疑者足下不引幽風四月秀萋爲確證而顧遠引廣雅莠萋戰國策幽莠以證莠萋是一物莠不可改作秀信若此則於四月之下但空舉一草名而已毋乃太不辭乎盛德篇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

狄西戎太平御覽所引南上有列字今據此增之義自較顯然卽不增而南則蠻也東則夷也北則狄也西則戎也此東西南北自從明堂生義與他處本其地以爲稱者固當有別至公冠脫文當以家語博物記增補夏小正俊風之爲東風據山海經以駁傳言南風爲非是五月鳩不辜之時不字爲衍文凡此所見皆極是易本命篇王懷祖太史亦以淮南參證與足下所見符同王太史所校是者極多而愚意不敢卽據以更改此書者則以校書之與著書不同今足下旣有意欲自下注則於正文審擇而從其是可耳何必拘拘就盧氏之範圍哉若但校盧注本惟可於注末略加辨證而於正文定

當一仍盧本之舊又古書中有本來稱引譌錯者正復不少卽如保傅篇以齊威王置簡公之前此或是本文之誤向疑威王爲威公猶不過一字之異同耳若如他書引下句作而潛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迥非盧氏所見之本殆後人覺其誤而爲之更定亦不可知觀其於弑字下又贅以死字文筆頗似不古念足下意惓惓不可不爲報非敢強爲說以求勝希亮察不備

與孔燕谷

繼酒書 庚子

令姪叢伯所梓鄭志極佳在諸本中最有條理且點畫亦致不苟幾與相臺岳氏所刻諸經相伯仲今欲奉求一本務爲我致傾遲之意古書之流傳者稀矣全賴好

古有力之士摹印流通嘉惠後學若復過於吹毛令人
意怠非樂與爲善者所可出此唯是古大儒傳注亦不
能一無可訾而校書之難則又如掃落葉瑜多瑕少轉
不妨略獻所疑如書中定之方中荅問乃指左傳水昏
正而裁兩言今以毛傳爲緣起非本意矣常棣一詩趙
商因魚麗之序而發問舜葬蒼梧之野張逸因堯典三
危乃西裔而致疑此必須注乃明又如七月鳴鴉但云
幽土晚寒亦晚溫義頗不亮其問之原委似亦不可不
詳它本頗有以唐人正義之文羸入者此本已多刪雜
然如月令昏火中一段自如此言中以下亦是正義之
文又脯非食殺內則正義所引唯此一語爲鄭志餘者

皆非也其沿注疏中譌字俗字如酒正轉寫盞澄字耳
盞誤作盞喪服目其家之爲宗者目誤作自冷剛之姓
不當作冷陳鏗之名不當作鑑至如梁本從刃今誤從
刃厚字之首混與原同此當一併改正方全美也又書
中疑相覺二字有誤案相覺卽相校趙岐注孟子富歲
子弟多賴章及中也養不中章春秋無義戰章皆有此
語又宋書天文志云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
十八度皆可證也白虎自見王會篇今本但缺黑文二
字耳又昭三十一年左氏傳服虔云十一月日在星紀
據下問荅則十一月當是十二月餘尙有小增減處不
盡詳也

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 辛丑

方言一書戴君疏證已詳愚非敢掩以爲己有也然疏證之與校正其詳略體例微當不同亦因其中尚有未盡者欲以愚見增成之故別鈔一編今不能卽寄聊舉一二乞足下審正之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影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如卷一內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眾長謂之永案延長也已見於上似可不必復出蓋此自爲下文各見其義故先竝舉之於上揆以文法斷當如是考

之宋本亦無不同今或但據李善注稽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爲誤夫善此注特隱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耳爾雅疏始誤以爲卽方言本文此不可以釋年小也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卽當云永累長也而後可不然兩句復沓於文義殊未安方言此語亦祇大判而言其實通用處正多也又卷二秦晉曰靡注靡細好也亦因李善注引作靡靡遂補一靡字不知善但順兩賦之成文耳

長門賦夫靡靡而無窮魯靈光殿賦何宏

麗之靡靡

今必強此注以從彼拘矣且王逸注招魂云靡緻

也李善注文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皆以一字爲訓而義正相同故凡此類皆不敢從正文如卷六抱

是也今若作牛芊之芊雖與蠅亦一聲之轉而究不若
蠅芊之轉之尤切況蠅微蟲也芊家畜也皆有定名矣
而云蠅亦可呼芊芊亦可呼蠅不亂名乎而反譏郭氏
何也卷十二媯姪媯也舊本媯作媯乃俗媯字舊音蕘
丹反注云爛媯健狡也雖與今之爛漫義不相近而其
音正同顧乃改媯作媯讀爲爛媯有何據乎又詩殖立
也以殖爲誤云當從曹毅之本作植案周語云以殖義
方韋昭云殖立也與此訓正合卽左氏襄卅年傳鄭與
人之誦殖與嗣協釋文殖是吏反與蒔聲亦相近何必
植之爲是而殖之爲非乎至注中之字如卷三軫戾也
注相了戾也案軫與軫同了有穆曲之義作了戾方切

紕字義考酉陽雜俎云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了
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正與考工記老牛之角
紕而昔義合又導引經云又手項上左右自了戾不息
復三又字亦作繚戾劉向九歎云繚戾宛轉阻相薄兮
詩魏風葛屨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朱子卽以繚戾釋之
於古義有合也今又因李善文選注之誤字而改作乖
戾則與正文戾也之義殊遠并注中一相字亦贗矣揚
注荀子脩身篇云擊戾猶了戾也宋本世德堂本俱作
了戾不誤元時本誤了爲子今俗開本亦改爲乖戾矣
卷九矛散細如鴈脰者謂之鶴藪注今江東呼爲鈴釘
案說文鈴字下云令丁也方言俗本皆作鈴釘尙仍其
誤卷十一姑蠶謂之強蟬注建平人呼羊子羊卽蟬也

足下謂強蚌當讀強芊良是乃俗開本竝誤作芊卽姓也爾雅疏又因誤本而改作芊楚姓也唯陳隅園方言類聚本作芊卽蚌也且明其說云今吳會間通呼爲芊子作卽姓者誤是皆當改正也卷十三姚媿好也注謂蚌悅也正與卷一好或曰蚌注言蚌容也合俗本誤作謂蚌悅也夫蚌變婦人汚也其誤甚顯不當猶仍之又憚怛惡也注怛懷亦惡難也俗本懷竝誤懷案卷七憎懷憚也陳曰懷今據以改正至於舊來之音有出郭氏者亦有後人附益者其所音聞與今世所讀不同如謾之有莫錢反凡兩見豈可刪乎抱媿耦也卷二俗誤作抱媿音追萬反一作媿又於耦也注下有音赴二字戴本

乃移音赴於抱字下案抱一作抱同音暴後云房報反
江東呼藍乃音央富反則抱字本不音赴媯字宋本作
媯從女兔聲廣韻與赴同一紐乃玉篇音爲孚萬切產
媯也又出媯字云同上案產免俗始加女作媯與媯媯
之字混玉篇於媯字音無遠亾辯二切若從兔則與孚
萬之音迥異只當音媯下爲得之故今少有更易又案
正文耦也與抱媯義不近疑有錯簡或是敵耦也故注
云耦亦匹互見其義耳抱媯下或有孚也字孚亦音赴
故臆測如是然無左證未敢卽以爲然也又調有圭音
詩吉調爲館三家詩作吉圭爲館是也舊本音涓下誤
作又一圭反乃又一音圭之譌耳見卷三又嶧南楚之外

謂之蟪蛄下宋本蟪音近詐亦呼蛄蝓卷十玉篇蛄蝓
蟪蛄蟲也正相合俗本方言誤作蛄蝓此必當改正又
下春黍謂之蝓蛄注江東呼蛄蝓舊本皆不誤廣韻蛄
字下云蛄蝓蟲蛄字下亦同今必據詩釋文而改爲蛄
蝓似可不必支弔又竊疑上蛄一條竝不指食苗之蟲
郭注云蛄卽蝗也蓋卽依爾雅蛄王蛇生義故於蟪蛄
下云亦呼蛄蝓加一亦字亦春黍之呼蛄蝓也於或謂
之蝓音滕而不音特意亦可見但於宋魏之間謂之蝓
尙未有左證然舊亦音貸不音特意蛇之文固有如玳瑁
者當因此名之耳此須足下爲更審正之又抒瘵解也

卷十舊本抒音抒井誤也宋本作抒誤考之廣韻抒溲

水俗作汙則渫乃洪之誤字若扞井義甚僻詩大雅生民篇毛傳云揄扞曰也胡不引此爲音故知亦必非扞井也至正文之義亦尚有可通者如卷十三魏能也案周書謚法解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此非魏訓爲能之證乎又懼病也案凡人性怯者多苦畏非懼卽病之訓乎且懼又可轉爲癘亦病容也又癘陸壞也案太元經度之次三小度差差大癘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范望注云事之訛癘故傾危也此非癘訓爲壞之證乎但彼癘字从木字書所無定傳寫誤耳又賦臧也臧當作古藏字訓賦斂所以爲收藏也至於字畫亦有不可盡依說文者如娥媼卷一說文羸从女羸省聲

遂據以改嬾作嫵案羸乃力爲切音不近或當是羸省
說文於羸字云從貝羸聲羸字下云或曰獸名象形闕
郎果切郎果之音本不出於許氏羸音訓本有關或元
有盈音未可知也故與其作嫵不若徑從說文作羸爲
猶愈矣又錫謂之餼餼卷十說文止有錫字从食易聲
徐盈切遂從之案劉熙釋名錫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
也此諧聲爲釋不更出从易之錫字廣雅本亦然陸德
明音周禮小師注云錫辭盈反李音唐是一字有兩讀
今謂辭盈反者當从易音唐者當从易於古未有聞也
又如舉字不當改爲僂古字少一字可兩三用漢書律
志地理志遷字亦省作舉可證也豸字不當改作寂鄙

字不當改作齟漢人作隸已不能如篆法之嚴此等字
縱出自魏晉以下然相傳已久在今日不猶有古意乎
至郭注引書微與本文不同亦不可改也如引外傳余
病殲矣本書殲作喙引漢書初陵之墟本書墟作撫此
皆不改獨引左傳餽予口於四方則改予從本書作其
字此或郭公偶爾誤記或因與昭七年傳饘於是糲於
是以餽余口文相涉致誤此類古人多所不免正不必
爲之彌縫也余又疑正文卷一碩沈巨濯訐敦夏于大
也齊宋之間曰巨曰碩下便當接以陳鄭之間曰敦至
于通語也止中間凡物盛多謂之寇四十九字當別是
一條足下細審之以爲然否戴君通人在日文昭敬之

愛之恃好甚摯今此書若無戴君理之於前使文昭專其事紕繆當益多決不止於此區區數條而已今戴君已沒寧忍爲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書流傳旣久其考訂必非一人精力所能盡戴書之善者已盡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所見不又有出於文昭所見之外者乎願足下先爲吾斷其是非焉如有新得乞卽錄示是望

弟子懷遠方紹董正誼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